

季虹 主编

睡前一读丛书

极地之旅

刘缘 编选
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

睡前一读丛书

李虹 主编

极 地 之 旅

刘缘 编选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极地之旅/刘缘编选. —北京: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, 1999. 1

(睡前一读丛书/李虹主编)

ISBN 7-80004-723-7

I. 极… II. 刘… III. ①南极-考察-通俗读物②北极-考察-通俗读物③青藏高原-考察-中国-通俗读物 IV. N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2583 号

睡前一读丛书
极 地 之 旅
李 虹 主 编
刘 缘 编 选

*
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
(北京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)
邮政编码:100710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地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960 毫米 小 32 开本
6.625 印张 106 千字
1999 年 5 月第 1 版
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6000 册

ISBN 7-80004-723-7
Z·68

定价:8.00 元

目 录

◆ 北极漫笔 (1)

1. 飞向北极
2. 泛舟北冰洋
3. 在地球之顶飞翔
4. 去看捕鲸

◆ 南极随笔 (47)

1. 最后的“净地”
2. 到长城站
3. 冰原上的考察站
4. 去企鹅岛
5. “天然实验室”
6. 捷克人的故事
7. 说说南大洋
8. 冰雪世界的观光客
9. 南极人家
10. 南极臭氧洞
11. 南极和北极

◆ 青藏走笔 (96)

走进西藏墨脱

1. 墨脱的诱惑
2. 墨脱的兵

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

1. 细线游丝绝壁路
2. 珍贵动物的乐园和屠场
3. 地球画屏
4. 雅鲁藏布江边宿营
5. 挂在悬崖上的民居
6. 最后的溜索
7. 归心似箭
8. 从穴洞里走出来

北 极 漫 笔

姜 德 鹏

1. 飞 向 北 极

1994 年 8 月 28 日,我们登上了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(Alask Airline)166 航班飞往北极。

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很有特色,在白色的尾翼上画着一个蓝色的爱斯基摩人的头像。这唤醒了我们因为疲惫而麻木的心情:北极已近在咫尺,我们就要实现我们的梦想了。

进了机舱,这样的感觉更强烈了。机舱里人虽不多,但几乎每一张脸都很熟悉,就是画在机尾的那种形象。这些爱斯基摩人衣着随便,男人脸较黑(不是黑人那种黑,是黄里带黑),长得粗壮结实;女的呢,长得也黑,但体形略显臃肿,倒是他们的孩子长得标致一点,模样极像我们的孩子。他们看我们扛着摄像机,大概能看出我们是中国记者,向我们投以好奇和友善的目光。

我很希望坐在身边的是爱斯基摩人,这样可以和他或她聊聊天。但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白人,被保险带扣着,目不斜视,一本正经。

3:10 分,飞机开始起飞,一会儿就窜到蓝天上。云飘了过来,大地开始变得模糊起来。飞机默默地飞了几分钟,飞到云层上,窗外已没什么可

看的了,我因此很想找人聊天。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先生这会儿解开保险带,蠢蠢欲动,大概也想说说话。于是,我们放下手中的航空杂志,聊了起来。

这位先生名叫伊文斯,是一位飞行员,刚度假回来。

“这么说,你飞过这条航线?”我问。

“是,以前飞过。不过现在坐得更多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呢?”

“因为我家在加州,人在巴罗工作,一年要来去几次。”

“哦,你在巴罗工作,我们就是去巴罗。”

“是吗?”

“是啊,我们就是阿摩瓦克市长邀请来的。”

“啊,我就是为他干活。”

几个惊喜下来,大家觉得亲近了许多。

“你说你对这条航线很熟,你知道什么时候飞过北极圈吗?”我想再回到第一个话题上来。

“知道呀,大约一个小时候我们就会飞过。”他看看表,说:“也许是在4:10左右。”

“飞过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一声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可以,可以,到时会告诉你,不过现在我要睡一会。”说完,他就放倒座位,开始睡觉。

我静静地坐着,等待那令人激动的一刻。我看看表,3:30,再看看窗外,突然有一道白光闪了

一下,我定睛一看,机窗外有一座雪山,这就是麦金利山,我们在地图上找过好多次了。终于看到它了,还离得那么近,山峰阴阳交错,被阳光刻画得很有形。我们赶紧离开位子,跑到前排窗口,拿起相机就拍,四台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,机上的爱斯基摩人都看着我们笑,前排的乘客也给我们让地方。今天天气特别好,能见度很高,可以清楚地看见山坡上一道道滑雪的痕迹。前排那位爱斯基摩人说,麦金利山平常总是被云遮着,今天能看得这么清楚,真是难得。麦金利山海拔 6189 米,是北美第一高峰。从机上俯瞰,的确壮观。

等我们回到座位上时,伊文斯先生醒了,他大概看我们对一切很新鲜,觉得非把进极圈的时间告诉准确才好。正好服务员来送饮料,他叫住一位小姐,告诉她我们想知道飞进北极圈的时间,请她去和驾驶员说一下,让他到时候通报一下,小姐愉快地答应了,用电话与驾驶舱联系。伊文斯先生转过脸来对我说,我虽知道,但怕有错,驾驶员一定很准确。我见他这么认真,心里感动,连连向他致谢。

我们正在飞向北极。

1990 年,当我开始准备南极之行时,我就在想,下次我一定要去北极。此刻,我的愿望即将实现,可我却感到迷茫起来,人的一生真的很奇怪,我从没想到今生会和极地有缘,也没想到自己会

如此钟爱那片冰雪世界。从南极到北极,其实人的一生就是在生命的两极之中循环。南极归来,改变了我许多,那片空旷的,可以让人无限想象的世界反到让我变得现实起来,不再执着于不可说的东西。北极呢,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,它会让我更现实吗?

“我们现在正在飞向极圈,女士们,先生们,大约五分钟后我们进入极圈。有几位先生对这一时刻特别感兴趣,我们会随时向他们通报,顺便说一句,现在的高度是……”

我现在只想知道纬度,高度对我无所谓。我看看手表,3:58。我们正在接近北纬 $66^{\circ}33'$ 。我朝窗外望去,外面白茫茫一片。

五分钟很快过去了。伊文斯先生碰碰我,说:“大概进极圈了。”话音未落,喇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:“女士们,先生们,现在,我们正飞入北极圈,现在时间是 4:03……”我看看表,我的表是 16:05。进北极了。我禁不住把头靠近窗,去看下面的大地。虽然我知道,从飞机上看不到任何可以表明这一时刻的标志,但我还是想看看,北极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窗外是层层云,透过云层,我只是隐隐约约,隐隐约约看到一丝清灰色的大地。没什么特别的,和飞机上看到的其他大地一样。我拍了几张照片,不管能拍出什么,让照片来记录 1994 年 8 月 28 日 16:05 这一刻吧。这一刻,中国第一

支电视摄制组进入北极。而我，作为摄制组的成员，也终于圆了我的北极之梦。

接下来，我和伊文斯先生闲聊。他告诉我爱斯基摩人的许多故事；告诉我爱斯基摩人怎样捕鲸；告诉我爱斯基摩人怎样吃生鲸肉；告诉我怎样去巴罗角，那是美洲大陆最北端等等。我饶有兴味地听他说着，印证我读过的资料。我的脑中闪现一幅幅画面：捕鲸，分鲸鱼，住雪屋，狗拉雪橇。我们很快会经历这一切。爱斯基摩是一个守旧和内向的民族，不大喜欢和外界交往，他们欢迎我们去他们的地方吗？我们会友好相处吗？

很快，我们到了 PRUDHOEBAY，飞机在这儿短暂停留。我们可以下飞机。一下飞机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我只穿了一件皮衣，里面是一件衬衣。寒风吹来，力透毛孔。我仿佛又回到南极，感觉到那种亲切的气息。PRUDHOEBAY 机场比较简易，地上有一层雪，好像下了几天，因为在房脚下，雪堆得很厚。风猛烈地刮来，我们赶紧进屋。

屋里已有好多人，三三两两聚着。许多是爱斯基摩人，穿着带毛领的长衣，他们真的很内向，静静地坐着，神态很安详。倒是那些白人，见到我们，便来说话。他们都是去巴罗或在巴罗工作，听说我们去巴罗拍片，话就多起来，大家谈起相熟的人。一位叫 Tom 的家伙最有趣，每说起一个熟人

他便要模仿，模仿得惟妙惟肖，引得我们大笑。他们都是在巴罗从事北极科学研究的，有的研究生物学，有的研究环境，也有的是社会学家，研究爱斯基摩社区。

PRUDHOEBAY 是一个油田。是北美最大的油田，油气藏量极为丰富。屋里面挂着许多图片，都是关于石油开采的。在北极地区开采石油，十分艰难，一幅画上，工人们在冰雪中工作，眉毛上、胡子上全是厚厚的冰挂。据说在北极地区开采资源，爱斯基摩人一直很反对，因为他们认为北极是他们的土地，开发北极一定会破坏环境，北极的环境一旦被破坏，他们将无处安身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环境和资源，一直是我感兴趣的课题。在南极，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在北极，我还想考察这对矛盾，尤其想了解一下土著人是如何看待这一有关他们发展和生存的问题。

很快又上飞机。再有两小时就到巴罗了。我心情平静。我回想我刚才踏上北极土地的感觉，但想不起来。这样很好，以平常心来体味北极，才不会对它有误解。

飞机再度降落的时候，我看到窗外掠过大片黑土，上面有一团团灰黄的植物，还有一圈圈白色的痕迹，那想必是雪。

6:30，我们到达了北极之行的第一站，阿拉斯加北坡自治区首府巴罗。候机室很小，挤满了人。

北坡自治区首席科学家阿尔伯特·汤姆和他的妻子来接我们。我们有十个箱子。在等行李的时候我望着门外：外面是一条不宽的泥浆路。两旁有一些陈旧的高架房，有几个孩子在荡秋千。再望过去，可以看到天际有一丝很红的云，红得发黑。地上好像没有雪。伊文斯先生来和我们告别，他说如果我们以后想去巴罗角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

北极——一块等待人类探索的土地



北极——一块等待人类探索的土地

2. 泛舟北冰洋

我一直以为北冰洋是终年被冰覆盖的，这个经验我是从地图上得来的。在地图上，其他海洋都涂成我们熟知的海的颜色——蓝色，虽然有浓淡，但那只是表示海的深度罢了。而地球顶端的那片海洋呢，却涂成冰的颜色——白色，并且中文还把它叫做北冰洋。所以从我会看地图到我来北极之前的这段岁月，我竟然一直认为北冰洋是一片冰海，而且深信不疑。

等我到了北极，看到地图看过不知多少遍的海洋突然出现在眼前，除了激动，我还吓了一跳！地图上画成白色的这片海洋不仅是蓝色的，而且还是浪打浪，十分活跃，哪里有什么冰？不过当我看到别人在我站的这个位子上拍的冬天的照片，我承认，这片海洋是叫做“北冰洋”。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，这片海洋起码有三个月是见不到冰的。于是我就想，世界地图最好同时出四张，四个季节的，这样就不会产生我这样的傻瓜。你想想，要是我一辈子没有看到北冰洋，我这一生将犯一个多大的错误呀！而且我到死也不会知道我的错在哪里。

北冰洋不结冰也很好啊，我们可以在海边漫步；在枕边听听涛声；要是天气允许的话，坐上小船在北冰洋兜兜风。

在卡克托威克，天气就允许我们在海上兜风。这天的天气并不好，是个阴天，只是海上没有大浪，没有浪，就可以出海。

我们穿上救生衣，带上对讲机，还有一壶热咖啡——这些都是出海必须要带着的。然后，莫根——一位爱斯基摩老人带我们出海了。

我们坐的是一只快艇，开船的是英格，一位白人，是来这里打工的。他解开缆绳，用斧子把船玻璃上的积雪刮掉，然后把油加满，发动起来。

船尾的发动机翻动白浪，船离岸而去。我回头望望，卡克托威克渐渐远去，缩成一线。只看见两个巨型雷达在地平线上。

船顶风前进，驶出海湾，很快就来到宽阔的海面。海上一望无际，看不到一只船。在这片海域很少有船只通过，除非是来北极探险的船。不过这片海域是卡克托威克人打猎捕鲸的场所，大概是因为葬礼的缘故，大家都没有出海。

茫茫的海上只有我们一条船。置身在这样的空间，我的心情变得透彻起来，我又一次觉得与自然贴得很近。自然其实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，它决不仅仅是大地、海洋、树木、花草。它虽然表现为这些形态，但不仅于此。它似乎与某种心情分

不开。当你拥有这样的心情,自然就开始与你沟通了。

我说不这是一种什么心情,它让我变得空旷。我突然觉得,生命是从现在开始的,海浪千变万化,前面是一个未知地带,对了,就是这样一种心情,当你突然置身于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地方,可能会有未知的遭遇,未知的发现,未知的获得,等等,你就会有这样的心情。拥有这种心情,你会觉得,除了天与地之外,还有自己,这是一种很美妙的、原生态的感觉。

行驶在北冰洋上,我的感觉很美妙。不过说来奇怪,这次出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地和目的地。船往哪儿,无关紧要,怎么开,也开不出北冰洋。

风速在加强,我本来是站在船头的,终于感到了风的强硬。我坐下来,把羽绒服的领子收紧。船身与海面撞击,震动很大,溅起的浪花打在脸上,很痛。海水灰绿色的,波动着,像一匹布抖开来。我尝了尝嘴边的浪花,这里的海水不那么咸,不知什么缘故。

有几只黑色的水鸟在远处游弋,自由自在,风浪对它们没有什么影响。海面上偶尔露出几个圆脑袋,根据这几天的经验,我想那是海豹。肯定是的,它们一会儿露出水面,一会儿又潜入水中,在另一个地方钻出来。海上会不会有鲸鱼,这片海域是鲸鱼回游的必经之地,现在正是它们游向温